

潘蒂娜(Valentina Pedone)采访胡兰波

**我知道你对生活充满激情，而且日子过得丰富多彩，对世界有较强的好奇心。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你生活中的几个重要阶段，尤其是每次更换国家开始新生活，这些变动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**

为了回答你的问题，认真想了想我这 57 年是怎么过的，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。其实，每一次搬迁，尤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，对我的精神都是一次考验，接着就直接影响我的行为。可以说，每一次变动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大的进步。

我在九岁的时候，那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，父母必须要去河南的农村劳动改造。他们先走了，几个月后父亲回到北京接我和兄弟也去那里生活。我们在河南的农村过了三年，母亲白天在田地里干农活，父亲在部委干校食堂做采购员，我们孩子去农村的学校上学。我第一次走近中国的农村，走近农民的孩子，那时的中国非常贫穷，农民孩子也是缺吃少穿的。那三年的乡下生活让我明白庄稼生长的不易，农民生活的不易，我看到城乡的差异；看到干校里面人与人的差距，比如被批判的知识分子或者干部，他们精神上所受的磨难令我吃惊。在农村，我虽然没学到很多书本上的文化知识，但那三年的生活让我快速成长，过早成熟。至今，我认为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都与那段生活分不开。再有就是在 25 岁时，我离开了北京，到巴黎求学。中国的八十年代非常有趣，是今天年轻人无法想象的。我们对世界好奇，正遇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，年轻人有可能办护照出国。但是，那时人们手里都没钱。记得那时我父亲也就挣 200 多人民币吧，而面对欧洲昂贵的生活，如果没有奖学金中国人几乎不敢想出国的事。而我得感谢我北大的外国同学，他们都鼓励我，说到时自然有办法。飞机降落在巴黎时，我真的害怕了，想万一没有人来接我，手里的 300 美金估计也就够住几天旅馆，以后的日子如何，真的不敢想。初到巴黎的日子，要自己想办法住到便宜的房子，找到既能保证上学时间也能保证生活的一份收入的工作。所以，巴黎的日子让我要动脑子，要节省钱，还要找到合适的工作，那段生活很锻炼人。我做舞蹈演员、话剧演员、中文老师，报社美编，尝试了各种工作。从巴黎到罗马，比从北京去巴黎的决定更难。因为，要面临一个我语言不通的环境，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。好在有巴黎生活的历练，加上之前从北京驱车远征到巴黎，经历了非常不容易的三个月。所以，对于困难没有认真想，只是难舍巴黎这个城市和朋友们。罗马的生活真的不容易，抚育孩子成长，自己创立事业，很多时候是处在一种挣扎状态。每一次地域不同的搬迁，都是一场考验，走过来了，就进步很多。未来不想再换一个国家生活，只是去旅游罢了，只要北京---罗马来回走动即可，直到有一天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就选择定居在北京还是罗马。

**那么现在你总是往返于罗马和北京之间，穿行于文化圈和商务圈，请你向读者解释一下你都在做些什么。**

目前，我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发行双语月刊《世界中国》。这本杂志存活了 15 年，看到所有的纸媒都遇到困难，我们也在准备新的出路。如果不想让《世界中国》停刊，必须在其他方面挣钱，能够以别的利润来养活杂志。这几年，我不断地往来中国，一是参加各类代表团考察中国一些地区，二是为杂志的存活寻找商机。我一直认为意大利产品在中国销售不很成功，中国市场还有很大空间。但是，意大利政府不在自己产品推广上积极投资，造成意大利中小企业难于自己去远方行动，语言问题也是个难题。我明年打算开始在中国建立意大利推广中心，在几座城市推广，先从北京开始。中国的中产阶级快速壮大队伍，意大利的机会很多。我刚来意大利时，20 多年前了，出口意大利皮鞋到中国，因为时间过早失败了。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功。

***你从什么时间开始热衷写作？什么事导致让你写自传和其他的书？你又为什么开始写诗？你什么作品出版了？什么还在出版当中？***

我觉得写作是唯一能让我安静和快乐的事，而且是永恒的。在小学时，因为作文写得好，经常有同学来求助，记得每周的同一标题我得写好几篇文，而且每篇不同。这样得到锻炼。中学时，总有什么批判会，例如批判一些政治人物，甚至也批判了孔子。我得代表我们班去念稿子，当然稿子也是自己写的。后来到了大学，一个法国同学总给我改法文作文，夸我写得好，鼓励我写小说，然后他翻译，在法国出版。虽然没有出版那本书，但那年我有了第一次写书的经验。这本书已经翻译成意大利文，年底在意大利出版。北京巴黎远征后，93 年我在北京出版了旅行日记。2009 年在罗马出版《通向罗马之路》，2012 年《通向罗马之路》的再版《兰花瓣》，2015 年在北京出版中文版的《说走就走，从北京到罗马》，内容与意大利文的书三分之二相近，但最后一部分是新写的有关意大利的文字。今年年底要出版的书还没有最后定标题，内容是一个女孩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。因为今年是文革爆发 50 年纪念日，如果人们想了解中国，文革这段历史必须要知道，因为它的很多后果都在影响今日中国人的生活。

至于写诗，我从来没有用中文写过，大概因为我没自信。25 岁在法国用法语写过，登在学校的校刊。去年写了几首，诗能用很少的语句表达很多意思，与绘画接近。有一天我从佛罗伦萨坐火车回罗马，就在 ipad 上写了第一首意大利语的诗，如果可以叫它为诗。写诗的时候，眼前有画面，很快描绘也可以很快粉碎。我的生活很不安静，旅行或者做什么新的挑战都会让我有灵感写作。今年到了青海，中国的西部，27 年前去过，很荒凉的地方。到达之前，我就知道西宁---青海的首府已经繁荣得如土豪一般。但是，我知道我会怀念那份荒凉，真的，到了那里，就写出了一首诗：“想你，在荒凉的草原”。其实，思念的不是一个人，但似乎是在写给一个故人，这就是诗词能做到的，诗词的神奇力量。

***你的写作风格能在几位现代女性旅行家的作品中找到影子，例如张欣欣、毕淑敏等，还有台湾女作家三毛。你读过这几位作家的作品？你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与她们的近似？***

以上的作家我基本没读过什么，只是三毛除外，我很喜欢她的文字。我喜欢简单自然的文字，年轻时学习法国文学，很多大作家的书都读过，不过都不大记得内容了。但是，有个叫 Jean Giono 的南方作家，他的文字朴实极了，我特别喜欢。三毛真诚，不做作，加上喜欢旅行，记录路途上的点滴。我认为，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读者，才有比较强的生命力。我不怎么会用很漂亮的辞藻，是真的记不住这些词，可能太华丽的词对我没有吸引力，我看了也记不住，所以，如果说我文风朴实，不是因为不用美丽的词句，是压根根本没记住。另外，前些年我的书的读者都是意大利人，就更不能可用复杂的词来解释中国的文化，因为解释工作特别难，不同的文化就更难。而你再加些华丽辞藻，就会令人费解，再说，我中文的华丽词句都不会，怎么能用意大利文哪？

**在你的文字中，有很深的汉族文化烙印。这种烙印更多表现在生活在海外的作家的作品中，例如谭恩美和汤婷婷。你读过她们的书？如何评论她们？**

我因为写了几本书，给人的印象是我在文学领域活着。其实，我根本没什么时间读书，以上这些作家我也没读过。我大部分时间要用来管理杂志社，最麻烦的活就是去找钱。如果写文，也基本是为《世界中国》采访写文。我的生活与文学领域离得很远，而主要是在传媒圈子生活。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很少在文化领域工作，所以说意大利华文文化土壤非常贫瘠。有的人试图写写，也都是做工之余，水平也不太高。其实，意大利的华侨圈是个不受关注的群体，不论从文学创作上还是其他艺术创作手段，都不大顾及这个群体。我相信，如果有人能在意大利创作，会出现好作品。把华人生活与意大利文化这种美丽的东西相结合，也可以把华人生活与意大利不大美的东西结合起来，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会非常好看。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时间能做这件事。

**你的文字让我最震惊的，也是你写作的特点，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，在你的作品，在你的字里行间里隐藏着一股洪流，经常以黑色的幽默开疾病与死亡这类沉重主题的玩笑，我很欣赏这点。你有时会用令人意想不到的句子，但你不做作。有时让人吃惊的是你用几句色情描述，或者用一种感性的表白，使你的文字具有生命力，而且成为你的文风，展现出你鲜明的个性。死亡和性，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你的作品中到底要说明什么？**

生活是什么？是人的出生走向死亡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个人会遇到很多事情，幸福的和不幸的，贫穷或者富有，会遇到疾病，会有情感问题或者性的问题，这些喜怒哀乐构成了我们的生活。有一次我在罗马的一个旧货店看到几幅画，我和我朋友说：你看，这画家是在脑子发疯的状态下画的。你上述所有的印象大概是对我的诗所说的。写那些诗的时候，我的脑子也和画家一样在发疯。我因为生过大病，那种随便就能把人带到死亡的癌症。患上这样的疾病，人就会觉得死亡就在附近。我住医院时，同房的病友是个意大利 60 多岁的女士，非常幽默，我们每天都开很多玩笑，拿医院的饭，拿一个很严肃的医生等等，我们似乎住在死亡边上，但却非常愉快。出院后我来到北京，她两周后死了。他的儿子给我发了邮件告诉我噩耗。八年来，我一直思考死亡问题，也一直在做准备。反正我们每个人走在走向死亡，只是脚步快慢而已。所以，我不忌讳死亡和疾病的描述。对于性的问题，是每个人身体里面的问题，也是个很大的精神问题。我自己一直把性生活美化，有点像色情电影中的画面，不庸俗，有激情，最后激情能达到很美的境界，这是我想象的完美的性生活。但是，现实中基本不存在，我在工作中也会遇到性的骚扰，虽然我都能做到不委屈自己，但我觉得性的问题的确有点麻烦。中国的今天有特别多这类问题，性生活比较随便，我的几个女朋友也深受其害，不得解脱。但是，这个性的问题真没必要大惊小怪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实的和虚的性生活，我内心的感触可能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清楚，大概有一天该写一本情色小说，那时就能说得更清楚。归根结底，这些生与死、性和情的话题，都属于我们人生的范畴，谁也躲不开。

**当你不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时，觉得有什么优势或者困难？**

我直接用意大利语写诗觉得很过瘾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敢用中文写，写出来觉得不是诗。但直接用法语或者意大利语写，我明白读者知道我是外国人，写得不好能得到原谅，至多读者评论我就像我评论那个旧货店的画：疯啦！诗可以用很少的字表达很多情感，很美。但是，写叙事文我还是喜欢

母语。如果想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和情感，只有母语。三四年前，我在梵蒂冈电台与几个外国女作家朗诵自己的作品，那天是一个小时的直播。我用意大利语朗诵，得到很多掌声。广播结束后，有人对我说：以后不要让别人读你的作品，你自己读，效果特别好。还有两次讲座时，是意大利人读我的一个章节，2007 年是你吧！在 Pesaro！我也听得流泪了。其实，语言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。

**你同时做很多事，一个经营者，一个母亲，一个中国女人，也是意大利女人，还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谁知未来你还做什么？同时扮演很多角色难吗？外人是否难以给你评论？我自己也经常问自己，诸多的事情一起做是不是使它们之间产生对立？**

我少年时的理想是做个中法文翻译，后来发现我根本干不了这个，我无法准确地传达别人的感情。所以，现在付我多少钱我也不做这个工作。但是，余下的角色不太难，只要专心，只要有信心。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就会设想他们的未来，会对他们的未来有信心，所以，怎么累都不会在乎。我的孩子小时候，我独自带他们往返中国意大利，非常辛苦。但是，每一次旅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希望之旅，知道他们能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。尤其在去北京的路上，知道到了那里会有很多亲人的温暖，有国家的温暖。有希望的事情都会让我开心。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，比如我在意大利生活，我觉得我能为中国做很多事，比如能用杂志去解释中国文化。而到了中国，觉得自己代表意大利。我经常参加记者代表团去中国各地考察，经常团里就我一个来自意大利的中国人，我就觉得自己可以很好地代表意大利。反正 26 年了，来来回回的，总觉得自己特别有用。早年的旅行也会被人不解，比如一个邻居就对我说：“你不该有家。”一个有朝气的母亲一定会对孩子的教育起到很好的作用，如果他看到自己的母亲永远在收拾屋子和做饭，他不会仰视母亲。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一定大于父亲。还有，我觉得生活总会让你去挑战。我的杂志做了十五年，算有点小成绩。但是，我还在想做一件大事：在中国做几个非常独特的意大利中心，里面有吃有喝，有文化，还有美丽的商品可买。明年在北京开第一家。另外，我也在和几个意大利电视人在拍摄有关意大利的纪录片，我做主持人串片子，很有挑战性，因为我不再年轻，也没有那种职业演员的演技。但是，我有生活经验，我以这么多年在意大利生活的经验就可以更好地诠释它的文化。任何事情都不容易，我们不可能做得都完美，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迎接新的挑战，长期的和短期的，有自信心，有责任心，我们能够同时做好很多件事。

**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女人的地位。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女人命运不济，我了解的中国女人状况也很复杂。可以告诉我们今日中国女人的状况？你觉得她们比意大利女人更为开放？那么哪些是旅意华侨女人的问题和长处？**

中国的社会进步特别快，快得可以以月来计算。过去的妇女的确生活不容易，依附男人，在社会上没有很高的地位。根本的改变还应该在 49 年后新中国的诞生以后。现在的妇女自由、开放，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生活中，女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而且这个作用还在增大。从企业高管到行政单

位，女人的力量愈加强大。在社会生活里，中国女人似乎比意大利女人更有权利，也更加开放，可能是因为中国男人承认女人的能力，给予她们绝对的尊重。

在意大利有个特别的现象，华人企业基本都是家族小企业，用我们中国话说是“夫妻店”。其实，这些家族企业主要都是靠女人管理的，男人是辅佐她们的。但是，她们又受很深的传统文化影响，常常把功劳记在男人头上，在外人面前给自己的丈夫足够的面子。很多女人的父母不在这里，对她们来说生活上有不少困难，例如对孩子的照顾上。工作也常常会遇到语言、税务、法律等问题。

目前，意大利行政的官僚作风比中国严重得多，居民的生存不容易，外国人就更难。中国人总有乐观精神，总相信明天的日子比今天的好，所以，人们总是有积极向上的情绪，这种精神尤其表现在女人身上。